

鄧子勉 編

MingCiHua QuanBian

壹

明詞話全編



鄧子勉編

壹

明詞話全編



圖書在版編目（C I P）數據

明詞話全編 / 鄧子勉編. — 南京 : 凤凰出版社,
2012.12
ISBN 978-7-5506-1702-5

I. ①明… II. ①鄧… III. ①詞（文學）—詩歌評論
—中國—明代 IV. ①I207. 23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2012)第320201號

書名	明詞話全編
編者	鄧子勉
責任編輯	韓鳳冉 李艷麗 汪允普
出版發行	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鳳凰出版社(原江蘇古籍出版社) 發行部電話 025-83223462 南京市湖南路1號A樓,郵編:210009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號,郵編:210009
出版社網址	http://www.fhebs.com
經銷	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
照排	江蘇鳳凰製版有限公司
印刷	南京愛德印刷有限公司 南京市江寧區東善橋秣周中路99號,郵編:211153
開本	850×1168毫米 1/32
印張	179.75
字數	3865千字
版次	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
標準書號	ISBN 978-7-5506-1702-5
定價	780.00圓（全八冊） (本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,電話:025-57928003)

前言

論詞之言，肇始於五代，興起於北宋中葉，至南宋而蔚為大觀，延及元代，雖然曲盛詞衰，而論詞之言仍俱規模。除詞學專著外，古人或稱前人散見的說詞論詞言語為「詞話」，這在明代詞選集中是常見的，如「玉林詞話」、「苕溪詞話」云云，當然這不是指原本就有其書。至於《欽定詞譜》有「東坡詞話」、「姑溪詞話」、「苕溪詞話」云云，也是如此。明末毛晉《跋後山詞》云：「宋人好著詩話，未有著詞話者，惟《後山集》中略載一二，余漫採錄一帙，附於《詩餘圖譜》之後，亦可資顧誤周郎一盼也。」毛氏共輯得詞話七則，附於所刻《後山詞》題識之後，而不是《詩餘圖譜》之後。明以來，傳奇戲曲的盛行，詞的創作日趨衰微，詞學因此而不振，但明人著作中涉及詞的筆墨，還是有相當份量的。本書就是明人編撰的著作中談詞論詞言語資料的彙編。現存的明人著作遠遠多於宋、金、元人，作為個人著作中輯錄出來的詞話規模，也遠非宋、金、元人可比。本編自千種左右的明人著作中輯錄得七百五十餘家之詞話凡若干條，每家少者一則，多者一千五百則，所據主要是對明人子部、集部書以及部分史籍的翻閱。此就本編採錄羣籍的主要情況及相關話題作簡要的說明。

甲、詞學著作

明人的詞學著作並不多，其規模遠不及清代，即使與宋、元人相較，也未見有多大長進，這與明代詞學創作的萎縮有關。

一、詞學專著

明人的詞學專著，今所存，也就是數種而已，數量上不僅不能與明代的詩學專著相比，就是與明代曲學專著相比，也是略顯遜色的。

1. 楊慎《詞品》

楊慎（一四八八—一五五九），字用修，號升菴。正德六年（一五一）進士第一，授翰林修撰。後因議大禮案，詔獄廷杖之，謫戍雲南永昌衛（今屬大理）。投荒多暇，於書無所不覽，所著詩文雜著至一百餘種。《詞品》為明代詞學專著中規模最大的一部，筆者所見明刊本和影印的明刊本有五，述於後：其一，明嘉靖珥江書屋校刻《辭品》（依原書題名，不作《詞品》，以下同），六卷附拾遺，此為日本內閣文庫藏本。前有楊慎嘉靖三十年（一五五二）《辭品叙》、周遜嘉靖三十三年《刻辭品序》，書末又有劉大昌嘉靖三十年《辭品後序》。此本卷端下題「珥江書屋校刻」，劉氏後序云：「《辭品》者，升

菴太史公所著也，人列其辭，辭取其粹，侈或連章，約僅一句，上起南北六朝以至於唐，下逮五季、宋、元以迄於近，可謂之博抑且精焉。」此本為嘉靖年間劉氏珥江書屋校刻。劉大昌，別號珥江，四川成都人。嘉靖戊子鄉薦，性恬淡高潔，不樂仕進。日惟詩賦自娛，絕迹公府。按楊慎文集卷四十二「四岳為一人」有「劉珥江泰之曰」云云，知泰之為其字。又有詩《四月十一日喜雨柬妹丈劉珥江周五津》，知劉氏為其妹婿。常與楊慎倡和錦城，大見稱賞，慎著作多為其所訂正，楊慎集中多有交往文字。劉氏刊本，當為《詞品》較早的刻本，其後序一文，不見附於現今整理出版的諸種《詞品》中。又此本「拾遺」之「武寧貞女」一則，為他本所無，內容與卷五末一則「江西烈女辭」實同，不過兩者文字却有出入，其末云：「始誑之，終棄之，又受其奩具，而甘視其死，俗有謔詞云：『孫飛虎好色，柳盜跖貪財，這賊囚兩般兒都愛。』」石屏似之，余編《詞品》成，特列比（當作此）事於宋江之後。」知為楊氏所增，對戴復古騙婚之事深惡痛絕的態度較卷五所言要明確得多。其二，明刊《升菴雜刻》本《辭品》，六卷附拾遺，此為內閣文庫藏本。《升菴雜刻》收有《餘冬序錄摘要》、《古今風謠》、《古今諺》、《辭品》、《謝華啟秀》、《古雋》、《雜字韻寶》，凡七種，前有王象乾萬曆三十二年（一六〇四）《楊太史別集序》，云：「余撫蜀之餘載，戢戈講藝於地方文獻，懼有湮沒，乃檄取先生遺書，得《餘冬序錄》、《古今謠》、《諺》、《詞品》、《啟秀》、《韻寶》、《古雋》七種，可以拓識，可以娛神，可以為秉形染翰者之赤幟，爰合為一集，付之梓人。」知為萬曆年間所刊，或又名《楊太史別集》，然所收《辭品》版式與其他六種不同，却與嘉靖劉氏珥江書屋校刻本同，或叢書《辭品》一種原佚，以珥江書屋本充抵。或《辭品》一種

原本就未重刻，而以珥江書屋本替代。其三，明萬曆刊本《楊升菴辭品》，四卷，此為內閣文庫藏本。卷端下題「越州周懋宗因仲父校」，前有楊慎叙，又有萬曆四十六年（一六一八）周懋宗序，周氏序云：「予家舊藏此書，丹鉛紛襯，云出自先生之筆，予不忍其不行也，因校鋟之，以公之雅人，必有能嗜而讀之者，則亦先生之志也。」此本與六卷本所載多同，只是條目所屬卷數與次第略有差異，四卷本卷一所載與六卷本卷一所載同，而止於六卷本卷二之「秋千旗」條。卷二始於「十二樓十三樓十四樓」條，止於六卷本卷三，其間「李邦直」、「柳詞為東坡所賞」、「木蘭花慢」、「柳詞」、「中秋詞」、「潘道遙」六條位於「程正伯」後。卷三始於六卷本卷四「趙元鼎」條，止於六卷本卷五「施乘之」條。卷四始於六卷本卷五「戴石屏」條，止於拾遺「李師師」。「李師師」以後七條則無，又六卷本卷五之末條「江西烈女」也無。其四，明刊《升菴外集》本，此為臺灣學生書局出版《雜著祕笈叢刊》影印明萬曆四十四年顧起元校刊本。《叢刊》卷八十一至八十六為《詞品》，凡六卷，次第大體同六卷本，互有出入，其中卷一「燕盯鶯轉」、「哀曼」、「關山一點」、「凝音佞」，卷二「檀色」、「銀蒜」、「鬧裝」、「椒圖」、「靺鞨」、「三絃所始」、「鍾離權」、「日暮」，卷五「虞美人草」、「江西烈女詞」，卷六「于湖〈南鄉子〉」、「珠簾秀」、「趙貞貞楊玉娥」、「劉燕歌」、「杜妙隆」、「宋六嫂」、「一分兒」，共二十一條，《外集》本無。《外集》也有四則為六卷本所無，即卷八十一「轉應曲」、「鼓子詞」，卷八十四「劉會孟」、「鏡聽」。其五，明刊《辭品》，六卷附拾遺，此為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影印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刻本，前有楊慎、周遜序，此本有殘缺，如卷一末兩則「凝音佞」、「詞人用腕字」缺，又卷五「元將填辭」一則後半部分缺。此外，見於明代

書目著錄的有：趙用賢《趙定宇書目》於「楊升庵書集目錄」載《詞品》一本，趙琦美《脈望館書目》載《升庵詞品》一本，徐樹《徐氏家藏書目》卷五載楊慎《詞品》六卷，祁承爍《澹生堂藏書目》卷十二載《楊升庵詞品》二冊四卷，又越刻本。諸書目罕言版本，不過，大體不出前文所言。按清徐乾學《積學齋書目》載《詞品》四卷，云：「明西蜀楊慎用修輯，雲間陳繼儒眉公訂。明刊本，每半頁九行，行二十字，白口，單邊。首有自序。」則為另一明刊四卷本。本編據明嘉靖珥江書屋刊本《辭品》錄其全文並楊氏叙，凡三百二十二則，又自《升庵外集》本《詞品》中輯錄為《辭品》不載的四條附於後。《詞品》是以品評詞作及其本事為主，自六朝至明，無不採擷，論述品賞，涉及詞之起源、本事、旨意、用典、異文、校讀、是非、詞調、詞牌、平仄、押韻等方方面面，楊慎為明代學術大家，如同其筆記雜纂，其中談論詞的話題，也廣為時人或後人徵引，或發明，或辯證，或質疑，其影響所至，非局限於有明一朝。

2. 陳霆《渚山堂詞話》

陳霆（一四七七？—一五五〇），字聲伯，號水南居士，德清（今浙江）人。弘治十五年（一五〇二）進士，官至山西提學僉事。致仕歸，隱居渚山，放情山水，銳意述作。著《水南稿》、《渚山堂詩話》、《渚山堂詞話》、《草堂遺音》、《唐餘紀傳》、《山堂瑣語》、《兩山墨談》等。《渚山堂詞話》三卷，有明嘉靖刊本，《詞話叢編》據以錄入，前有陳氏嘉靖九年（一五三〇）自序，嘉靖刊本今已不見。此書見於明王道明《笠澤堂書目》和清初錢曾《也是園藏書目》著錄，均未注明版本。清阮元《文選樓藏書

記》載作刊本，清韓應陛《讀有用書齋藏書志》載作明嘉靖刊本，為黃丕烈士禮居藏書。傅增湘《藏園群書經眼錄》卷十九云：「《渚山堂詞話》三卷，明德清陳霆聲伯撰。明嘉靖刊本，九行十八字，前有嘉靖庚寅霆自序。鈐有『翰林院』大官印，卷中有四庫館臣簽記各條。卷一第六葉『至元間傅按察錢唐懷古長闌』內塗抹三十二字，當是觸忌諱之語，閣中著錄已刪去，茲隱約識記如左，上接『久假當』句下：「其語大率吠堯之意，中國帝王所自立，久假當還，固也。然正統所在，夷狄可得預耶？」下接『王猛以正朔』云云。」南京圖書館藏有二種抄本，一為無格欄抄本，半頁八行，行二十一字，鈐有「沈閻岐印」、「肖岩藏書之章」、「東山外史」、「沈肖岩藏書」、「東山外史肖岩沈氏珍藏書畫」、「八千卷樓收藏書籍」等印，間有沈氏批注。一為烏絲欄抄本，半頁九行，行二十一字，鈐有「四庫著錄」、「八千卷樓藏書印」等印，知二種抄本曾為清丁氏八千卷樓收藏，沈氏藏抄本見載於《善本書室藏書志》卷四十，《江南圖書館善本書目》載云：「《渚山堂詞話》三卷，明正德陳霆，舊抄本，沈肖岩藏書。」即指此書。民國時劉承幹自丁氏藏書抄出，刻入《吳興叢書》中，周子美編《嘉業堂抄校本目錄》卷四載有藕香簃抄本《渚山堂詞話》三卷，或指此本。本編據南圖藏原沈肖岩藏抄本錄入全文，南圖藏二抄本均無陳氏序，又傅氏所云「塗抹三十二字」亦無，此均據補。是書主要是品評兩宋人詞作，間及金、元、明人之篇。

3. 倪彥《爰園詞話》

俞彥，里貫行蹟不詳。撰《爰園詞話》。按明有俞彥，字仲茅，太倉州（今江蘇）人，一作金陵（今

江蘇南京)人。萬曆二十九年(一六〇一)進士，官至光祿少卿，著有《俞少卿集》等。不知是否即此人。《爰園詞話》不見於明、清以來書目書志著錄，也不見於明、清人著述中提及，《詞話叢編》據周頤蕙風簃藏本錄入。本編據民國上海大東書局出版《詞話叢抄》石印本錄其全文，凡十五條，其間絕少品評詞作，而是論詞體之由來，以及作詞之法，如格調、音律、命意、用語、對句、性質等，謂：「詞何以名詩餘，詩亡然後詞作，故曰餘也，非詩亡，所以歌詠詩者亡也。」與楊慎等人釋「詩餘」之義不同。又云：「詞於不朽之業，最為小乘，然溯其源流，咸自鴻蒙上古而來，如億兆黔首，固皆神聖裔矣。……其得與詩並存天壤，則文人學士賞識欣誦之力也。」又：「晚唐五代小令填詞用韻多詭譎不成文者，聊為之可耳，不足多法。」持見也是不同於他人的。

4. 葉華《迦陵音指迷十六觀》

葉華，字茂原，號九如居士，自稱澹齋主人、睡庵居士等，潭陽(今湖南)人，又作闕里(今山東曲阜)人。萬曆間在世，為僧，號金粟頭陀。著有《金粟頭陀青蓮露六牋》，其中《太平清調迦陵音》前有「迦陵音指迷十六觀」，未自識云：「掃花頭陀有《讀書十六觀》，金粟頭陀演《度曲十六觀》，可謂千載合璧，案頭不可無此，以醒睡魔。」所言前十五觀採自張炎《詞源》卷下，第十六觀採自周德清《中原音韻》，或是割裂拼湊原文，或是畧作增刪改異。「指迷十六觀」又見於明衛泳所輯《枕中秘》，題作「曲調」，有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影印明刻本。此據《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》影印明刊《刻金粟頭陀青蓮露》本《太平清調迦陵音》錄其全文。

5. 高奭《詞評》

高奭，字以召，號石公。行蹟不詳，崇禎時在世。輯有《藍雪齋叢書》，今存稿本，藏中國國家圖書館。所收有《詩評》、《詞評》、《曲評》、《涵虛子評元詞》、《硯譜》、《墨談》、《書品》、《畫苑》八種，每種各綴以小序。其書多是採錄他人之言。《詞評》、《曲評》各一卷，前有崇禎元年（一六二八）高氏《詞曲評小叙》，云：「大都二氏之學，貴清語不貴雅歌，貴婉聲不貴勁氣。……所以合二氏而輯之，覽是編者，可以參二氏之三昧矣。」其中以採錄王世貞《詞評》、《曲藻》中話語居重。此據《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》影印稿本錄詞話三十七則。

6. 附：王驥德《曲律》

王驥德（？—一六二三），字伯良，號方諸生、秦樓外史等，會稽（今浙江紹興）人。未仕，早年師從徐渭，與沈璟、呂天成、馮夢龍等交往甚密。著有《方諸館集》、《方諸館樂府》、《曲律》、《古本西廂記校注》等。明代戲曲興盛，曲學專書著名的有朱權《太和正音譜》、徐渭《南詞敘錄》、呂天成《曲品》以及王氏《曲律》等，而《曲律》於論曲之起源、曲牌、宮調、用韻、節拍、聲調、襯字、詠物、俳偕、體式、方言等等，常是溯源究本，多涉及詞事或詞句，而其他曲學專書中不多見。又卷四「雜論第三十九下」云曾在都門日，見文淵閣所藏刻本《樂府大全》，即周密所云《樂府渾成》，所載為宋、元時詞譜。止林鐘商一調中所載詞至二百餘闋，皆生平所未見。並列其目與譜於後，以存典型。按此書今不存。此據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影印明天啟五年毛以遂刻本《曲律》採錄談及詞者凡五十九則。

二、成卷的詞話

除詞話專著外，尚有獨自成卷的詞話。或自著作中析出，另冠以他名，其後也就以專著的形式盛行於世，不過這只是個別現象，略述如下，至於其他成卷者一並附後說明。

1. 王世貞《詞評》

王世貞（一五二六—一五九〇），字元美，號鳳洲，又號弇州山人，太倉（今江蘇）人。嘉靖十七年（一五三八）進士，官終南京刑部尚書。編著有《弇州四部稿》、《弇州續稿》、《弇山堂別集》、《王氏書苑》、《王氏畫苑》、《艷異編》、《鳳洲筆記》、《王氏類苑詳注》等。《弇州山人四部稿》卷一百五十二「說部·《藝苑卮言》附錄一」為專論詞曲，後人析出，分《詞評》、《曲藻》二種行於世，如明刊《廣百川學海》、《重訂欣賞編》等均收有兩書，文字間有出入。此據早稻田大學藏明萬曆五年王氏世經堂刻本《弇州山人四部稿》本錄入詞話部分三十則，其中以品評詞作居多，也論到詞的起源及詞體正變等問題。

2. 田藝蘅《陽關三疊圖譜》

田藝蘅，字子藝，錢塘（今浙江）人。以歲貢生官休寧縣訓導。隆慶、萬曆年間人。編著有《同文集》、《子藝集》、《煮泉小品》、《留青日札》、《詩女史》等。《留青日札》三十九卷，雜記社會風俗、藝林掌故，旁及政治經濟、冠服飲食等，其中卷三十九專論《陽關三疊》諸種唱法的演變與創制等，頗稱完

備。後人將其析出，見於明刊《廣百川學海》、《重訂欣賞編》、《說郛續》等中，文字偶有出入。本編據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影印明萬曆三十七年刻《留青日札》本錄入。

3. 單宇《菊坡叢話》

單宇，字時泰，號菊坡，臨川（今屬江西撫州）人。英宗正統己未（一四三九）進士，三為知縣，以慈惠聞。著有《菊坡叢話》二十六卷，前有成化元年（一四五五）自序。其書採古今論文之語編次成帙，分二十六門，論詩者二十四卷，論四六者一卷，論樂府者一卷。所採自樂府古詞以下，多是抄撮舊文。其中卷二十六專論詞，多為彙輯宋人舊說。此據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影印明成化刻本錄詞話二十八則。

4. 王圻《稗史彙編》

王圻（一五三〇—一六一五），字元翰，一作元翰，青浦（今上海）人。嘉靖十四年（一五六五）進士，授清江令，擢御史，官至陝西布政司參議，致仕。歸築室松江之濱，種梅萬樹，曰梅花源，以著書自遣，編有《續文獻通考》、《三才圖繪》、《稗史彙編》諸書。《稗史彙編》一百七十五卷，萬曆三十五年（一六〇七）自序謂於仇遠《稗史》、陶宗儀《說郛》二書嘗讀而好之，至倦倦不能釋手。然病其繁蕪穢雜，懼其終於湮沒，遂重加讎校，凡繁蕪之厭人耳目，詭異之蕩人心志者，悉皆芟去。此據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影印明萬曆刻本錄詞話二百三十一則。其中卷一百十九為詩話門之詩餘類，凡五十四則，採錄論五代至明人詞話，而以兩宋居重，原底本個別有紙破損或漫滅處，則參照他書填補。

5. 曹學佺《蜀中廣記》

曹學佺（一五七四—一六四六），字能始，侯官（今福建）人。萬曆二十三年（一五九五）進士，官廣西參議等。明亡，入山投環。生平詩文雄富，編著有《石倉集》、《一統名勝志》、《蜀中廣記》、《廣西名勝志》等。《蜀中廣記》一百八卷，是書蓋為官四川右參政、按察使時所編。目凡十二，曰名勝、邊防、通釋、人物、方物、仙、釋、游宦、風俗、著作、詩話、畫苑，蒐採宏富。其中卷一百四「詩話記第四」專載詞話，凡四十八則，多為輯錄前人說詞話語。涉及的人士為五代至元仕宦或僑寓蜀中者。此據影印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錄入。

6. 杜應芳等《補續全蜀藝文志》

《補續全蜀藝文志》五十六卷，明杜應芳、胡承詔輯。杜應芳，字懷鶴，黃岡（今湖北）人。萬曆三十五年（一六〇七）進士，官至福建按察使。胡承詔，天門（今湖北）人。萬曆三十二年（一六〇四）進士，累遷陞布政使。其書卷四十五「志餘·詩話四·附詩餘」專載詞話，凡四十一則，輯錄前人詞話，所載涉及的人士為五代至明仕宦或僑寓蜀中者，與《蜀中廣記》所載性質大體相同，然內容頗有出入。此據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影印明萬曆刻本錄入。

另有專釋調名者，載詞選集中，成獨立部分，附此一並叙之。

1. 來行學《草堂詩餘調名考》

來行學，字顏叔，杭州（今浙江）人。行蹟不詳。編印有《宣和集古印史》、《草堂詩餘》。《草堂詩

餘》八卷，明萬曆刊巾箱本，有萬曆二十九年（一六〇一）自序。前有《草堂詩餘調名考》，只是簡單地羅列十六個詞牌的異名，有「考」之名，而無其實。此據日本蓬左文庫藏本錄入。

2. 董逢元《詞名微》

董逢元，字善長，常州（今江蘇）人。行蹟不詳。編《唐詞紀》十六卷，輯成於萬曆甲午，雖以唐詞為名，而五代作者居多。首列《詞名微》一卷，載一百二十二個詞牌，或畧作解題釋義。此據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影印抄本錄其有提要者共計六十四則。

乙、評批本詞集

評批是明代文學評論中常見的一種形式，涉及到詩、詞、文、小說、戲曲等多個領域。明代評批本詞集，是本編輯錄詞話的主要來源之一。其規模有大有小，多則有千數百條，少則有十數條。評語有長有短，長則數十以至數百字，短則僅有一二字。或眉評，或夾批，或尾評。抒一己之見，彙衆家之說。或解讀細微深入，或發論散漫迷離。凡此，均成為研究明代詞學理論的重要資料。

一、諸種《草堂詩餘》

《草堂詩餘》為南宋人編輯的一部詞選集，宋刊本今不存，今所見最早的為元朝人增補刊印本。

至明代，《草堂詩餘》盛行，刻印本貫穿整個明王朝，今存者有三十種左右，大致有三種類型。一是據元人編本而重刻者；二是明人改編本，大多是屬於對原有篇目重新的調整和編排，或略有增刪；三是明人評批本。此僅就第三種而論。《草堂詩餘》在明代的評批，就評注而言，多是因襲，就所附詞話而言，多同元刊本。明人評批本《草堂詩餘》之多，實在是一種令人稱怪的現象。今存十餘種，署名主要有四家：楊慎、李攀龍、李廷機、董其昌等，這些評批本也有二種，一是有注釋的，一是無注釋的。雖然署名不同，而所評之言却有不少雷同處，尤其是署名李于麟、李廷機、董其昌評批本的，知為書坊所亂。就此本編採錄的略述於下：

1. 楊慎評批《草堂詩餘》

楊慎生平詳前。所評《草堂詩餘》，五卷，有楊氏自序，序文實同《詞品》自序。此書有明代凌氏朱墨套色印本，錄詞四百三十首，有眉批，不是每首都有批語，被品評的詞有一百八十八首。自序云：「曰詩餘者，《憶秦娥》、《菩薩蠻》二首為詩之餘，而百代辭曲之祖也。今士林多傳其書，而昧其名，余故為之批駁，而首著之云。」釋「詩餘」名義之原由，在明朝引起爭議。其間評批之語，又多可與《詞品》相參訂。入清後，宋澤元刻入《懺花庵叢書》中，於楊氏評語外，又附有宋氏按語，成為易見之本。本編據內閣文庫藏凌氏朱墨套色印本錄入。

2. 《新刻李于麟先生批評注釋草堂詩餘隽》

《新刻李于麟先生批評注釋草堂詩餘隽》，四卷，卷端下題：「古歙吳從先寧野甫彙編，公安袁宏

道中郎甫增訂，仁和何偉然欲仙甫參校。前有己未毛伯丘序，云：「邇來本寧李君評釋《唐詩雋》業已行世，未幾復有《明詩雋》出，自國朝諸名公錦心繡口之章，雅堪李唐繼響，垂之金石，頓新宇宙之見聞矣。茲吳寧野公更踵以《草堂詩餘雋》，余從而玩味其間，見其考古校正，編以四季景趣，注釋抉之，詩歌典核，而字句章法，評林詳細，煥然可以賞目，怡然可以賞心，盡可謂調叶《陽春》，詞工《白雪》，而遏雲繞梁之歌，《霓裳羽衣》之製，由於是乎正印。」李攀龍（一五一四—一五七〇），字于麟，人稱滄溟先生，歷城（今山東）人。嘉靖二十三年（一五四四）進士，歷陝西提學副使。與王世貞齊名，世稱王李，編著有《滄溟集》、《白雪樓詩集》、《古今詩刪》、《詩學事類》、《唐詩選》、《詩文原始》等。此本是諸評批《草堂詩餘》中評語內容最豐富、評語最多的一種，每首詞均有批語。評批之語由三部分組成：一是詞牌下，由小字雙行的兩句構成，多為對偶，也有散句，揭示詞之上下片的主旨或主要內容。二是眉評，多是品析性的文字。三是詞後附的總評，字體為行草。本編據南京圖書館藏明師儉堂蕭少衢刻本錄詞話四百三十六則。

3. 《新刻題評名賢詞話草堂詩餘》

《新刻題評名賢詞話草堂詩餘》，六卷，卷端下題：「濟南于麟李攀龍補遺，四明眉公陳繼儒校正，書林泰垣余文傑繪梓。」無序跋文，有眉批，不是所有詞都有評批，所評之語與《新刻李于麟先生批評注釋草堂詩餘雋》不盡相同，也不及其豐富多樣。此據國家圖書館藏萬曆乙卯自新齋余垣重梓本錄詞話三百七十則。